

# 戰後軍票淪廢紙 索償協會誓討公道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羅繼盛）73年前，日軍大舉入侵香港，同時在港發行大量「軍用手票」，但當日本戰敗後，軍票慘成廢紙。幾十年來的聖誕節，一班長者都堅持在這個象徵着香港淪陷的日子，手持大批滿載歷史血淚的軍票，要求日本政府為戰時罪行負責。即使親歷戰事的老人相繼辭世，但向日方追討的使命卻未有停止，一代接一代，誓要為香港市民討回歷史公道。



■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劉文表示，他們一直會追討下去，討回公道，不會放棄。黃偉邦攝

►1942年7月，當時日軍政府宣布將匯率改為4港元兌1圓軍票，圖為當時本港報章的報道。香港索償協會提供圖片



■香港索償協會遊行要求日本把軍票兌換回港幣。資料圖片



## 發行量達19億5千萬圓

1941年的聖誕節，日本佔領香港，同時將「軍用手票」列為香港的法定貨幣，其後更立例禁止市民持有港元。不過，日本於1945年戰敗投降，日軍未有收回發出的軍票便離開香港，港元恢復作香港法定貨幣，日本軍票慘成廢紙。據資料統計，日軍在港發行的軍票量達19億5千萬圓。

劉文3年前接替辭世的吳溢興擔任香港索償協會主席，他表示，戰後手持軍票的倖存者本來一直透過聯合國代表向日方追討賠償，但由於多年來一直未成功，他們遂於1967年成立香港索償協會，會員數目曾達3,500人，包括追討二戰期間造成的房屋破壞、財產損失等，同時亦要求日本政府兌換在會員手中總共5億4千萬圓的日本軍票。

劉文表示，協會曾希望透過港英政府以至英女皇等要求協助追討賠償，但由於英國與日本簽訂了三藩市和約，故未能提供協助。而上世紀90年代，日本前社會黨魁土井多賀子曾來港與協會會面，並聯同日本律師公會協助協會入稟日本法院追討賠償。

劉文拿出當時的一張合照，上面除有前日本眾議院議長土井多賀子，亦有杜葉錫恩丈夫杜學魁和已故協會前主席吳溢興。

## 1993年起 在日法院打28場官司

香港索償協會自1993年起，在日本法院共進行28場官司，要求日本將每1圓軍票，兌作200日圓作賠償。協會雖在1998年獲日本地方法院確立日軍發行軍票是事實，並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同情，但法院稱由於日本尚未訂立賠償法，故日本政府未可作出賠償。協會其後再上訴至高等法院，判決則維持地方法院原判。

劉文說，回歸後透過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，轉交至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處理，由時任中國駐日大使王毅提出要求日本政府處理香港的軍票問題，但日本政府卻一直拖延，加上日本首相更參拜靖國神社，中日關係也轉趨緊張，民間問題未能解決。

眼見日本於上世紀90年代時已與台灣就郵政匯兌、儲金、當年存入軍票等作出120倍的償還，但卻還未就軍票作出賠償，現時香港索償協會每逢聖誕節，即香港淪陷紀念日，及8月15日的重光紀念日等，都會前往位於中環交易廣場的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請願，要求兌換戰時軍票。

## 一代一代接力追討 永不放棄

1939年出生、戰事期間還不懂事的劉文，可算是二戰的第二代，早年已與時任主席的吳溢興一同參與索償工作。他指，未有成果不等於沒有工作，親歷二戰期間三年零八個月的人已八九十歲的老人家，而第二代約六七十歲的亦有參與協會活動，第三代四五十歲的人士亦開始加入。他說：「一個國家發行軍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，我們一直會追討下去，為香港人討回公道，不會放棄。」

協會的會址是已故吳溢興借出的單位，現時仍是吳太的住所，但市建局即將在該地段進行重建，協會未來需要另覓會址。劉文指，現正透過區議員幫助，期望可租用屋邨的範圍開設新辦事處。而為讓下一代更了解香港被日本佔領時期的悲慘歷史，劉文指，協會計劃與民建聯合作拍攝短片介紹有關歷史，現正進行準備工作。



■日本侵佔香港時期，民不聊生。香港歷史資料圖片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文森、羅繼盛）日軍佔領香港期間，由於濫發軍票，香港物價飛漲，投機風潮澎湃，加上日人貪污成風，到了日佔後期，居民生活苦不堪言。

早在日軍佔領香港前，由於內地戰亂，大量人口來港避難，加上囤積居奇，米價急劇上升。據資料顯示，第四級米的下等米價格，由1937年6月的每百斤7.31元，升至8月時的9.16元，升幅達25%。雖然其後於1938年及1939年有所回落，但價格仍然比「七七事變」前為高。而據港府海關統計處於1941年的資料顯示，香港物價較1940年同期上升了25%。

## 濫發軍票 通脹惡化

而日侵期間，通貨膨脹更趨嚴重，加上軍票不斷印刷，而且不得不印製更大面額的貨幣，促使通貨膨脹更加惡化，最終陷入惡性循環。以1941年9月與1943年5月的物價作比較，砂糖漲價19倍、食油漲15倍、白米漲10倍、紙類漲15倍。

直到日佔後期，物價漲幅更超乎想像，例如日軍實行配給售米，配給米的價格當初為軍票0.2圓1斤，而1942年10月被提高為0.3圓，1943年9月又被提高為0.375圓，至1944年1月一下子上漲到0.7圓。

當時，市民若需要額外的米，需在市場購買，其價格上漲幅度則更激烈。1943年5月時已是2.05圓軍票1斤，至1944年5月就超過5圓。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劉文更指，1945年時，更出現單日米價浮動的情況，早上時為100圓軍票一斤，下午會升至200圓，晚上漲至500圓軍票一斤。



吳溢興 杜學魁

## 配給少糧食缺 百姓食樹葉充饑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文森、羅繼盛）香港日佔時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，日軍當時印行了大量「軍用手票」，簡稱軍票，以高兌換率強迫港人使用，以方便掠奪物資。在日本統治下，人民生活艱苦，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，很多人只能以樹葉、樹根、番薯藤、木薯粉或花生麵勉強充饑。

香港於1941年淪陷後，日軍隨即宣布：「香港的統治方式將不會與韓國及台灣相同，而會視作一個堡壘看待。」日本着眼於香港的重要戰略價值，以法西斯手段嚴密防守香港、控制市民，並大力搜刮民脂民膏作為戰爭資源。

## 實行配給制 發軍票掠資產

香港日佔初期，日軍一方面沒收商人的資產，另一

方面對居民的糧食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。日軍又威逼當時發鈔銀行簽發1億元港元，以增加港元發行量，剝奪市民的大量資產。

日軍隨後印行大量沒有編號的「軍用手票」，簡稱軍票，並且以高兌換率強迫港人使用。初時以2港元兌1圓軍票，1942年7月改為4港元兌1圓軍票，至1942年中，日軍政府更廢除港元，軍票代替港元成為香港貨幣。

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劉文接受本報專訪時指，當時港人若果繼續持有港元，便被日軍政府視為犯法，甚至會被斬首。市民為了生存，只好將所有財產、黃金等換成日本軍票，估計日軍在港共發行了19億5千萬圓日本軍票。而日軍把印製出的軍票換成港元後，便會到二戰期間仍由葡萄牙管治的澳門購買糧食等物資。

劉文向記者展示一大版不同樣式的日本軍票，面額

最少的是「一錢」，最大的為「百圓」。他指，部分主色為黑色的軍票是在日本印刷，而以紅色作主色則多在港印刷。

在日軍統治下，人民生活艱苦，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，由1942年開始由日軍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、油、麵粉、鹽和糖。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，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兩四的白米。

## 食物價瘋漲 餓死者眾

由於當時糧食不足，很多人只能以樹葉、樹根、番薯藤、木薯粉或花生麵勉強充饑。其後白米亦缺乏，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，定額配給制度終在1944年取消，改以自由買賣，但更多市民因付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。

## 淪陷初期人口160萬 光復後剩60萬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文森、羅繼盛）香港於1941年12月25日開始，正式踏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。淪陷期間，日軍在港強搶民產、濫殺無辜，可謂無惡不作。香港經濟幾乎陷於停頓，人口由淪陷初期的160多萬人，至1945年光復只剩下60萬人。

1941年12月7日，日軍進攻香港，當時守港主要有步兵7個營，包括英國兩營、加拿大兩營、印度兩營和香港義勇軍6隊，加上皇家炮兵團及港星炮兵團，配合皇家海軍等共約15,000人。經18天的激烈戰鬥，至12月25日時任港督楊慕琦投降。香港淪陷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軍戰敗，這段時期稱為「三年零八個月」。

香港淪陷時期，很多主要工廠被日本人奪取，米、糖、麵粉、油都面臨短缺，需要定額配給。燃料短缺加上美國的轟炸，使公共運輸陷入停頓；造船業和建築業很多人都無家可歸。

同時，在港的匯豐銀行、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，英國、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。而兩間日本銀行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，並向外國銀行發出債項。

## 強迫「獻銅」 滙豐2銅獅險遭殃

日軍更曾發動「獻銅運動」，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，滙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，及原放在皇后像廣場、現置於維多利亞公園的維多利亞女銅像，亦差點不能倖免。

由於沒有木柴進口，當時居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。到了日佔時期後期，由於天氣寒冷令生火取暖需求增加，香港大學、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校舍等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內的木製品均被搶走，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空。

由於燃油屬於軍需品，因此也十分緊

張，電力亦只能提供有限供應，例如於1943年，總部就下令只限晚上8時至11時亮燈。而供水因需要發電，即使日佔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，但供水仍依然十分緊張。

## 市民不向日兵鞠躬即捱打被吊

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劉文則指，前主席吳溢興與兄長曾目睹有日軍將一個哭啼的嬰孩拋高，再用長槍刺死。有長者亦向他提及，當時市民若不向日守兵行鞠躬禮會被打，甚至被罰「放飛機」，就是將受罰的人雙手吊起，並僅得腳尖着地，在烈日下不准飲水和進食，直至日落為止。

而二戰前香港人口有160萬人，戰後香港人口只剩下60萬人，三年多大幅減少100萬人。劉文表示，除了部分港人因戰亂返回內地，有5萬至6萬人被日軍迫當苦力，到海南島開礦，能夠回港的只有少數。